

攻

媿

集



八



攻媿集卷二十六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  
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體而上之  
求于下下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  
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一則指摘  
效驗爲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



獻諛者衆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罕陳兢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爲災則委罪于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言一有立論稍高出言据正或相苛責以爲過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而戒成王君臣一心不以爲異秦漢而下忌諱實多京房之說王章之言旣大悟于君心又深中于時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羣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目姦諛蔽欺棄

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諱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鈐衆口由今觀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卒行則王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牽忌諱以至于此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蓋人臣進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幾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冊以爲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合符契可謂善于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



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爲鑒或借秦爲喻自是進言之體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治于未亂豈願他日有悔徒取知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爲過言不見其效成讒夫浸潤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爲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可憂賴陛下圖之于初救之備至饑饉者既得所養姦傑者無所發端至于今日卒以無事此非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

初真有可慮若謂太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鑒戒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指其妄則言者憚矣陛下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羣下之心如臣所陳又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倘聖明少賜採擇不爲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



謹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爲故事帥  
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  
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  
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  
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  
九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  
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  
令裨將出兵拚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  
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重

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搖若使輕出利害實  
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陳從行兵  
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黠桀之盜  
伏隱篁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  
威難振倉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旣拒而不從  
訾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史之  
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伏惟俯  
矜微悃曲留宸念臣幸甚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于役法其害于民者亦莫大于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有未安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爲之必曰乙富于我乙當爲之必曰丙之增產倍我民之姦僞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爲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爲之乙又訴于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觀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卒之豪強得志而害及下戶小人

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役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爲朱腳白腳之法者有爲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之吏因得並緣爲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爲之不容吏預其間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均無復訟訴爲令者誠使



他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爲苟以此施于天下何爲而不可如曰風土有異同版籍有多寡不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役鄉之貧者或不及于此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疑若輕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爲均也各鄉旣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吏之與民迭有利害役法不明則民病民病則訟繁訟繁則吏可得志

役法一定則民安民安則訟清訟清則吏無所措手爲治者將安從乎陛下如以爲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姦宿猾豫爲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此法行之一州一州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一路便之則使諸道皆行之而實惠遍及于天下矣

### 論軍器所冗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鳩其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謂戒不虞者本



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斂或至于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于蠹國何謂無名之斂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津遣之費大率多出于民民輸常賦猶不能給況重之以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謂無用之工本所萬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役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萬餘斛用人不爲不多廩之不爲不厚而猶以爲未足更于諸州作院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萬餘緡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贍

給之此所謂蠹國者也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近已將諸路日前歲額泛拋軍器物料並皆除放民頗息肩矣惟蠹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二千七百餘人苟能汰去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則軍器不患于不辦今旣以無用之人處其中而徒取外郡之卒更直于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攷軍器之程計工徒之費如臣言或有可採卽乞睿旨將本所三千餘人專責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遣還原來去處歲省公家之錢幾萬



珠妙集  
卷之三  
丁履謙校  
緡米幾萬斛蠹國之害既衰而小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陛下圖之

論福建鹽法

臣仰惟陛下勤卹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勵精之明驗歟竊惟權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爲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豪民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逋而漕司

取其數故般運之贏廢于中道支發紊先後之次綱船有滯留之費寢失古人立法之旨議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賴乃一切欲以權筦之法齊之行之未幾公私俱病賴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不鼓舞然新法之害既去而舊法之弊則未之講亦未爲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下監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必聞舉其偏而補其弊立爲成法俾之遵行以惠閩粵于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鹽價者仁宗御批



所奏有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鹽父老聞之掬香于手望闕焚之以謝聖恩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者人之所共利立法苟善所被實廣惟陛下裁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爲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爲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爲事簡差出不時甚者至訟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爲細事在州

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于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爲姦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閒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欲望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



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被實惠矣

乞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陛下深維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待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補太子聰明之餘雖太子天資明敏謙勤好學而臣不過于誦說之間可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

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祖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凡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興



罔不取此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諸名勝騎從而出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請引二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此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入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

實用先主以其虛譽猶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陛下不得已而嗣位兢業當百倍于平時首闢經筵刻意典學天下風動以爲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召朱熹寘之講席渴于一見惟恐不及次對之寵擢于中途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爲有用之學非若許靖之虛譽也故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爲重輕及其來前陛下傾待以禮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學之篇學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于聖德忽然去之如振槁然



舉朝失色言之喪氣此非細故也陛下之去留正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又去黃度亦爲之紛紜然曰去諫官而已二事已致物議然未若朱熹之舉之爲甚也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陛下旣已得之今又去之人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待臣言而後喻也不知陛下所以去之者曷故熹無職事惟有論議必是論議之間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處之者不以代言不以爲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講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以示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

固已關係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可繳奏以裨聖聰命猶未頒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徑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令不由中書不由封駁之地此其利害又甚于失人望矣臣事太上皇帝論事動至十數違忤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地雖有不從不過不報故張子仁終不建節鄭汝諧終于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事尚能扶持不致傾危者此太上皇帝之盛德也今成命未至于後省而御批已自別行正使聖斷排逐姦邪猶不當



爾況施于此乎此臣所以忠憤感激懼職業之遂廢而無以事陛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禮之意無貽加膝墜淵之譏在陛下若反掌之易而氣象頓還矣蘇軾論漢高祖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臣實有望焉干犯天威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幸

乞賜莫叔光謚及錄用鄭鏐之後

同倪思

臣等竊惟爲寮潛邸者儒生之榮遇施恩舊學者人君之盛德仰惟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而終始典學習

與性成榮儒重道增光家法凡臣子之執經于初潛輔導于朱邸者寵數特異仰見聖明不遺故舊之至仁其有身爲侍從而不及覩龍飛之盛終于庶寮而不得霑霈澤之餘者有二人焉竊見故吏部侍郎莫叔光性行端良問學該洽立朝正色有仁者之勇始以秘書郎兼平陽郡王府教授後以著作佐郎兼嘉王府贊讀在陛下左右四年嘗賜以恬靜二字後雖免兼而朔望必見愛眷優渥陛下憫其蚤世賜以金繒而贈典之外未嘗加以異恩易名定謚故屯田員外郎鄭鏐素明經術通



貫古今教導諸生著錄甚衆任秘書郎日先帝時在東宮陛下爲英國公孝宗擢兼小學教授創置一員與知樞密院何澹輪日入侍首尾再葺嘗進勸戒元龜一書尤蒙褒美御書無逸一篇及學問清修歲寒等字以賜之鏐之身後尤爲衰替無家可歸一子遠宦奉九十之母無以爲養一子累舉未第無有爲二人言者臣思臣鏐實與同朝而鏐又臣鏐之師也臣等幸日侍經幄敢以奏聞伏望聖慈特加矜念使恩逮泉壤澤及遺孤簪履不遺民德爲厚實有補于聖治

乞加贈彭龜年及錄用其後

臣聞太宗征遼追思魏徵明皇幸蜀乃祭九齡蓋忠臣之言當時或不見用事有其驗雖悔莫追此明主之所宜加察也陛下卽位之初一時舊學多在外服惟彭龜年自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臣同在後省見其無日不蒙召見恩至渥也韓侂胄方有弄權之漸龜年知其必爲後患上疏力言遂以待制知江陵府而侂胄留爲內祠是時臣爲給事中林大中爲中書舍人同銜繳奏乞留龜年旣不可得再奏龜年義必不留言



又不從三人相繼去國侂冑因之愈肆以致禍敗今十餘年矣去歲仲冬之三日甫誅姦臣而大中與臣明日即蒙收召起于既老獨龜年蚤沒不及見更化之盛實可憐憫臣嘗從其家得諫草敢繕寫進呈伏望睿覽則知龜年先見之明獻言之力或加贈卹或錄用其後仍以奏檢宣付史館上以廣聖君念舊之心下以激忠臣敢言之氣實為幸甚

御筆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謀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懷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彭欽與寺監簿差遣

乞錄用陳傅良之後

臣仰惟陛下自更化以來拔用人物凡曾被選擇而阨于遠外之人存者無不收召如臣等輩皆不遺忘其不幸溘先朝露不及見今日盛際者或加贈諡錄用其後而尤篤于舊學之臣如彭龜年莫叔光鄭鏞是也惟故中書舍人陳傅良以一世名儒為嘉邸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阼之初置之從列爾後困于排抵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已天長子師轍窮匱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五十栖栖逆旅所向



不偶誠為可憫臣與傅良為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內  
 外制情義至厚真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遠甚實不  
 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大蒙  
 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為之  
 跋奎墨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  
 伏望聖慈俯賜睿覽興念簪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  
 子上以見聖主甘盤遯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沈泉之痛  
 不勝臣子之幸

攻媿集卷二十六

攻媿集卷二十七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西掖  
奏稿

繳泉州吳淨黨罪案

臣比緣承乏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命所繫  
 尤當加謹嘗攷近歲所斷過四百餘人非不欲求以生  
 之而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其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  
 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經者常也殺人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



常也聖人初無意于庇有罪之人而使死者銜冤也特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其無辜不殺則失之不常寧失之而不忍其不幸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率從寬貸國祚靈長此其大者竊詳泉州百姓吳淨黨之事本州見以疑慮具奏以臣觀之亦幾于可憫者矣臣請舉其大略而言之吳淨黨雖非良善之人然其所犯止因已醉而求酒既無殺人之心又初不操殺人之器許應遂惡其穢語先以木扁擔趕打案中明稱淨黨勢迫見

有木柄鐵齒爬挐急把起爬挐以枕背打許應遂額中心一下血出倒地再以爬挐木枕背打左邊肋下虛處扇骨上一下傷重于辜限內身死爬挐既非殺人之具又當夜分之時穢語初無切害許應遂先以木扁擔趕打偶有爬挐而取擊之止于二下遂致重傷原其本心非是兇惡寘之死地罪有可疑欲望聖慈體大舜惟輕之仁廣列聖好生之德矜愚民之無知察所犯之非故特下刑寺重別定斷儻蒙寬貸亦必杖脊配流或加遠惡足以償死者之冤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詳攷本州奏案許應遂被打之時妻阿曾弟許應明同蘇穗奴扶策許應遂于煮糖竈前坐向火炙救蘇穗奴等依舊打糖則可見當時亦不以為重傷況本州具奏有云原其所犯本無殺意若便行正斷竊恐不中有此疑慮檢準淳熙敕大辟刑名疑慮奏裁則是本州亦以為疑竊恐難以正斷伏祈睿照

繳刑部劄子

朝散大夫守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鄭汝諧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

臣竊見在法大辟情法相當之人合申提刑司詳覆依

法斷遣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屍不經驗殺人無證見四者皆許奏裁此本朝累聖仁厚之至紹興以來凡奏裁者必貸見今所行屍不經驗殺人無證佐而奏案中情理分明者皆自依斷必委提刑親臨察其無冤而後處決不以其奏裁而幸免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又皆詳酌罪犯或貸或不貸亦非盡從輕典也年來死罪日報思欲澄源正本以幾刑措而未有以為策今忽奉前項指揮臣再三細繹雖是申嚴舊法欲革淹延之弊深恐未易施行敢因其官條列如後



一謂州郡之吏慮申提刑司未免有財賄之費徑以聞之于朝廷提刑司亦利其安靜無事不惟不復詰問間有申詳覆者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臣竊以爲未然提刑以提點一路刑獄爲職州郡詳覆而本司之吏利于受賄此當責之提刑非法之弊也當有以禁止之豈可縱而不問若以爲提刑司之吏利于詳覆之有得則所謂利其安靜間有詳覆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者官耶吏耶以爲吏則彼方利詳覆之財賄而疏下者非其所利也以爲官則亦當以此責之提刑別議申飭可也

一謂刑名初無疑慮情理初無可憫類皆飾爲辭說而以數百幅之案牘上千九重之聽覽中書之務不濟都司之事日積刑部疲于擬議棘寺困于約法臣竊以爲未然初無疑慮可憫飾爲辭說者蓋有之矣然求之于古用刑之際寧過于詳毋過于簡故王制曰成獄辭史以告于正正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復以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蓋如此其詳唐制諸州斷死罪雖非疑慮各三覆奏亦不以爲繁也今奏案之上九重亦惟以視其成而已中書



之務不清恐不專爲此若都司刑部棘寺則職專在此爲此言者恐未免于憚煩之譏

一謂諸州囚禁以候奏案之下淹延日久其間證佐牽聯之人或監或繫多有死于疾病飢餓者豈不傷聖世欽恤之仁而上奸天地至和之氣臣以爲此論誠美矣奏案之稽留以至淹延誠爲大患是當別議措置如此令一行州郡承風觀望鍛鍊周內或至移情就法苟免駸糾徑從詳覆處斷鮮以上聞殺人愈多傷欽恤之仁奸至和之氣必有甚于今日兼恐囚無生路翻異愈繁

淹延愈甚囚繫愈多矣

一謂欲乞明降指揮應諸州不當奏之事而輒奏者其當職官吏悉坐不應奏而奏之法朝廷知其難行旣以貼去而改之云今後應諸州軍勘鞫公事如罪犯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其有情法相當所犯初無疑慮者令徑申提刑司詳覆斷遣施行臣以爲議者固以必不可行而改者亦未應如此行下蓋二者自有見行條法不待申言言之先後意有重輕必欲申嚴若曰情法相當者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委有疑惑情



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則其辭尚緩或別議戒諭則可若  
今所降臣愚實恐州郡妄希風旨奏裁之案日少詳覆  
而斷者益衆雖都司刑寺之事簡而殺人愈多此臣所  
以寒心也

一謂自此敢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又小貼子內稱間有  
將賊贓低估價錢止作四貫七八百文以應贓不滿之  
條若此等類乞今後許從刑部點對將官吏取旨施行  
臣竊以爲尤非也漢景帝之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  
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政恐

人之畏罪而不讞故以此誘之今而曰必罰無赦則誰  
敢讞乎近蓋嘗以讞之不當而罰檢法之官論者固已  
深慮而況此明禁之乎低估價錢者取旨施行則今後  
必多贓滿之人尤非臣所敢聞也竊觀自古書傳所載  
惟務寬宥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類不一而足矧  
祖宗以來惟恐有司不以冤獄上聞大中祥符六年眞  
宗以外郡斷獄有疑及情理可憫者避大理駁糾不卽  
申奏詔令申提點刑獄官覆實具案附驛以奏聞付大  
理寺詳覆取旨天聖四年仁宗詔自今大辟案情理可



憫而刑名疑慮者更不申提點刑獄官竝具案聞奏如無枉濫情弊更不駁勘未聞有使之不讞者也

右前件所陳上瀆天聽罪在不赦竊以為今日斷獄既未有澄源正本長策使斯民之無犯莫若且仍舊貫無事改作深恐講之未詳反致已甚拳拳納忠不敢愛身臣非好為立異利害所在職所當言不容緘默伏望聖慈詳察寢罷上件指揮實為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皇后宅恩澤

李孝純等奏合得恩澤一十八名尚有八名乞依安恭皇后宅體例

施行

臣仰惟皇后母儀天下所得恩數自有故事然司封格法但載大禮恩澤數目其冊寶推恩止係特降指揮大率國家循例等事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有其廢之莫可舉也皇后冊寶親屬推恩舊得二十五人隆興二年因臣寮申請特減七人此安恭皇后之例也至淳熙三年壽成皇后自以別無承受之人于十八人中又乞減省遂又減八人紹興元年皇后受冊先得旨應照淳熙三年以前條例及有司別具前後體例以聞得旨與十八



仰見陛下遵守家法莫敢舉之之意今因李孝純等陳乞卻復八人雖比之舊制仍少七人正合安恭皇后之例然已經淳熙三年減作十名及紹興元年特旨裁定而今日又復增添在陛下崇尚恭儉之時不宜有此如聖意以李氏三位子孫數多俯循其請乞降睿旨所添八人止許奏本宗親如此則既不失恩厚又有樽節不致汎溢已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文閣與郡同給

事中尤表

臣等聞之蘇軾上書于神宗其論存紀綱曰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即豪傑有所不能振起此天下之至論也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和顏受言而臺諫之臣相繼去國者已多侍御史林大中任言責者三年餘矣最蒙



眷注言聽諫行前因論事除吏部侍郎雖去言職遂正從班人皆以爲陛下賞之也辭免一再除職與郡大中以書生起家陛下拔擢至此在大中之分足矣而臣等猶敢有言者非爲一大中也爲臺諫事體惜也非止爲臺諫事體也爲國家惜紀綱之地也大中論一少卿亦不知所言之詳而同日與郡陛下旣以爲權侍臣矣而僅一直寶文閣天下傳聞必以爲朝廷以言罪人乃與所論之人俱坐汰斥實傷國體且虧仁厚之政近年臺諫風采日消正賴陛下主張使之振作以強主威以尊

朝廷以讐姦邪以沮僥倖言脫于口應之如響中外竦動紀綱自張不然則所損甚多來者亦不可爲矣公議皆賴陛下選大中言職或留之論思獻納之班度今事勢大中義難復留敢望聖慈念祖宗之深意鑒蘇軾之至論詳察事體無令言者與被論者同日而去施行稍有次第使得從容引退優禮以遣之養臣下敢言之氣全國家退臣之禮猶足以示四方儻陛下慨然感悟曲留其行則臣等幸甚過望士大夫感悅奮勵孰不思罄竭以圖報哉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行書讀



繳皇后宅門客親屬補官

皇后歸謁家廟親屬推恩數內門客蔣孝曾親

屬張孝詵霍淵  
霍溥白身補官

臣比者以李孝純等陳乞還給皇后恩澤八名嘗具繳  
奏乞將所添八名止許奏本宗親奉御筆特與書行臣  
伏而思之雖比之壽成皇后添此八人然正合安恭皇  
后之例臣亦不敢固執即已施行近者伏覩皇后歸謁  
家廟一行推恩給事中論駁蒙陛下曲從其言仰見聖  
主化由近始中宮以義制私朝政清明中外悅服近來  
親屬推恩雖人數比舊為多然出自宸斷裁節橫恩大

率略盡臣輩尚復何言仰惟陛下從善如流千載一遇  
詎敢失職以負聖明如李孝純孝友轉行右武郎臣亦  
不復論列命婦加封親屬轉官悉當書行惟是門客蔣  
孝曾白身補將仕郎親屬張景詵霍淵霍溥白身補承  
信郎求之故事既無比例比之眾人最為太優蓋白身  
補官豈是細事官冗已甚不應開此倖門前此止以李  
氏子孫親屬衆多特旨放行恩澤張景詵霍淵霍溥既  
是親屬即合于所添八名恩澤內補官庶免又于十八  
名之外別添三人反過安恭皇后之例若門客則無補



攻媿集卷二十七  
官之例尤不當僥冒補授欲望睿旨令親屬三人于所  
添八名內奏補仍追寢蔣孝曾補將仕郎指揮或與免  
文解一次實爲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攻媿集卷二十七

攻媿集卷二十八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西掖  
奏稟

繳潘景珪差知平江府

臣仰惟陛下不忘簪橐之舊念景珪家食之久授以大  
藩本無不可兼景珪屢試劇郡節用明法亦未嘗有害  
于民惟是近歲游致煩言倍費君上保全之賜王畿輔  
邦吳門最大而起于散地而遽得之必至公論籍籍恐  
非所以愛之也士大夫苟無大過清朝不忍終棄矧如



景珪付以一州自可辦治而臣猶以為言蓋恐未允公議終難區處欲望聖慈改畀以次州郡俟其治績稍見以序陞遷不過少遲歲月人亦無得而言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劉焯監司差遣

聖旨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

臣與劉焯初不相聞知第聞其為人頗有志于事功故朝廷任以邊郡權為淮漕然以前年禁私鐵錢之事觀之則知其人非善于處事者也兩淮鐵錢私鑄太甚浸淫入于內郡合行措置禁戢人雖以為私憂然無敢以

身任其事者朝廷以眾言下之漕司焯自任其事故一以委之然而慮之不審處之不詳行一切之令而欲去積年之弊當時公私兵民行商坐賈雖貧富多寡之不同苟蓄一錢則望一錢之用而焯為之太遽徒以片紙出令使盡失其平一路騷然無不怨憤愁苦其不致生事者特天幸耳是後倍費朝廷調護為之遣使為之集議始則降官會終則給交子紛紜久之中外寒心僅得少定至今追咎未已猶未有以為經久之計識者方且憂之雖得私錢粗息所傷已多是何異拔小兒之齒齒



雖得脫而兒殆矣如此處事誰則不能若非朝廷改圖  
幾無以善其後方是時煒亦倉皇無策幸而罷歸得以  
苟免尙足以爲功乎陛下若念其爲國任事其志可憐  
前日之擾非始謀所及不忍廢棄則可耳今忽有旨以  
其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若反以  
爲功而賞之者誠恐此命一出必致大駭物論亦無以  
謝淮甸之人臣雖甚愚知其必不可行故不敢以仇怨  
爲憚冒昧奏陳欲望睿慈寢罷上件指揮少俟事體平  
息錄之未晚臣數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原貸所有

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陳峴差知靖江府

臣竊惟國家之待士大夫亦厚矣雖有過愆陷于罪籍  
未嘗終棄遲以歲月多按拭而用之此朝廷之至恩也  
然亦當視其人之如何彼雖有廢放之歎我則有民社  
之重平時旣無善狀而又貪黷太甚者自不應復以民  
社畀之而況帥藩乎峴之處家醜聲甚彰棄妻之訟人  
憤其冤峴之居官汙聲尤著帥蜀之跡最不可揜前後  
章疏指陳實事臣不敢復論頃除鄂渚守臣公議尚且



不容隨即寢罷桂林重鎮控制南方非有才具不足以  
應事機非有廉節不足以服遠民其可使覘居之乎閒  
廢雖久衆尚斷斷臣若不言亦必有論之者欲望聖聰  
寢新命于未行之時別選良牧以鎮撫二十五州之民  
庶使士夫知畏公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臣伏見四月二十七日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二十八  
日給事中黃裳繳奏五月二日黃裳除兵部侍郎于是  
汝諧與裳俱不就職因仍不決遂至踰月臣下罔測聖

意所在今三月三日始有前項指揮臣竊惟給舍臺諫  
紀綱風采日以振作則朝廷益尊寢以消弭則廉陞陵  
夷蓋紀綱者陛下之紀綱風采者國家之風采必賴陛  
下主張然後可爲故自來中外之臣所以畏朝廷者以  
其有給舍臺諫也所以畏給舍臺諫者蓋以尊朝廷也  
故非才而得美官無故而求橫恩者皆惴惴然不敢自  
安始則曰給舍肯放過否一聞臺諫奏事則又曰不至  
及我否累朝以來務謹重此選使人不肅而嚴蓋未有  
如今日不振者也況所貴于士夫者爲其能存廉恥侍



從之官又士大夫所屬望以爲表率也小大之臣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不當辨說是非卽合奉身而去脫有不當公論固存不惟伸言者之氣正以增朝廷之嚴臣不敢更引古義只以近事明之淳熙二年莫濟以秘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因司諫湯彥邦論韓彥古職名事後有貼黃云初除職名後省失于繳駁莫濟自念前在後省曾經書行皇恐引咎卽求補外壽皇謂輔臣曰濟何故求去輔臣以實對壽皇卽取入文字揭取貼黃而後付出濟終不敢復留壽皇亦聽其去人皆以濟爲賢

而服壽皇之重言路也是時習熟見聞亦不以爲異事近日一二士夫明見臺諫推彈乃敢睥睨復留名爲引退實有覬望強復之氣反出言路之上汨喪廉恥取笑朝野不得已而後去言者又與之俱是以風采摧頹無復氣燄汝諧士人也一聞裳有繳駁卽已出城待命一再入奏力求外補固已深知事體不復可留陛下雖使就職汝諧必畏公議不敢效尤彼莫濟初無姓名在白簡中推迹其故猶自引去矧汝諧親爲黃裳繳論何顏復就從列黃裳已蒙陛下眷留臣不敢復論然終以不



得其言而奪封駁之職矣而汝諧秋毫不動儼然居職事理顛倒公論不平亦何以表率朝列宣示中外流傳四方重取譏訕雖欲以職事自見亦無以爲容矣臣愚欲望睿慈重紀綱風采之地全士夫廉恥之道許其補外以正事之體度汝諧未敢就職必再辭免而從之則陛下退人以禮汝諧處身有義君臣之間頗爲得體實天下幸甚臣誠不肖攝事西掖泯默憤懣寢食不安正以事未經申不敢論奏今而不言則爲失職是敢不避斧鉞冒貢愚忠伏惟陛下深察早賜處分所有錄黃臣

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二狀

臣今月初三日準錄黃鄭汝諧日下赴部供職初四日嘗具奏繳至今未蒙處分初七日再準錄黃鄭汝諧辭免乞祠祿或一郡奉御筆依已降指揮供職臣么麼攝承西掖以論駁爲職言語拙訥不足以動天聽汝諧之奏旣勤陛下親灑宸翰必是已蒙省覽其言曰自叨除命之後凡三遭省官論奏其意不過欲正國家之事體而存給舍之紀綱是其言可聽者一也又曰論事者罷



被論者留不惟事體不順而紀綱幾于盡廢是其言可聽者二也又曰自始被命至今已四十日矣有合區處施行之事不爲不多乃以一小除目閱日已久何必留臣以啓多事之原是其言可聽者三也其說皆與臣言暗合以此猶知人情本不相遠此天下之公言也況黃裳一經繳奏陛下察其難以竝在從列故處以王府舊職而汝諧之命謝深甫繳之臣又論之矣汝諧必知難以竝立深甫與臣又當如黃裳之引去自此一有論奏則先危其身向來猶得與之俱去去非臣子之所憚與

之俱去事已可駭今則論事者罷被論者留臺諫給舍不復可爲雖具其官而職盡廢其何以爲國乎陛下若徇其請付以外郡以靖朝列在陛下一舉手之頃耳朝廷則可以正紀綱振風采汝諧則可以全去就知廉恥上下兩得之矣近來事緒日出論駁日至煩瀆聖聽皆非得已陛下本務安靜而滋益多事臣愚不避萬死伏望聖慈採之公論付之無心刻印銷印惟是之從使朝廷肅然是非別白實爲幸甚不然恐紛紛未已徒駭觀聽無益也所有鄭汝諧供職指揮此特其一爾欲望先



賜宸斷俯從所乞他日如欲用之亦未爲晚上項錄黃  
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三狀

臣備數左史謨蒙聖恩兼攝西掖比因鄭汝諧除吏部  
侍郎曾經給舍繳奏之後得旨令日下供職繼又準御  
筆批汝諧乞祠劄子臣兩具繳奏未承處分又蒙宣諭  
書行臣以愚蠢固執不敢奉詔伏念臣以么麼小臣區  
區抗論實非有他正爲朝廷維持紀綱庶幾後省猶有  
官守然自知荒陋之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朝夕俟命

靡遑寧處今茲再降指揮仰窺聖意以汝諧爲有才故  
排羣議而用之萬鈞勢重罪無可逃三諫不從臣可以  
去不敢更有繳奏但以上件錄黃難以書行臣亦無顏  
復玷朝列謹具奏聞見今居家俟命伏望聖慈將臣早  
賜罷黜庶免久妨賢路冒犯宸嚴臣下情無任惶懼戰  
慄之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給還陳源產業什物告劄

臣竊惟陳源近除內侍省押班後有繳奏蒙陛下採納  
雖許其趨走于禁中而外廷之議獲伸告命不給俸祿



不支仰見皇明洞燭足使近習屏氣今來忽有指揮給還物產臣亟取會數目除追納及賣過外所餘不多若不必深較然事體所關則有不可陳源罪惡貫盈死有餘辜幸蒙寬宥復備使令陛下既已伸外廷之議而復還其已沒之物產則賞罰近于無章矣且其前後賜賚及其侵盜其數不貲今其所餘田產不滿萬緡雜物稱是又多不可售之物舉以與之豈惟不足以示恩適所以啓寵納侮且小人無厭之求其勢未必遽止臣愚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以絕姦萌不勝幸甚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

繳封樁庫取金銀

臣竊惟祖宗置內藏庫蓋以乘輿服用之餘別儲以備邊費壽皇置封樁庫亦欲蓄于無事之時以爲有事之用非若前代瓊林大盈專以爲私藏而輕費也故累朝惟聞時出內藏以補有司之不給借用或至百萬償還不足往往賁之未嘗無故反取外帑以實之也高宗皇帝嘗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此真陛下所當取法也今日比祖宗時事力不及十之三四專



仰東南以立國取已竭澤矣州縣困乏田里憔悴重以去年水旱所在饑荒江上流殍盈路往來皆能言之聖慈力加賑恤所濟無幾二麥未熟可爲寒心當今別無生財之道惟賴陛下身履恭儉愛惜財用禁戢貪暴檢柅姦弊尤恐不給而竊聞內庭宴飲無時費用無度內帑所積支用不貲既不領于有司無從知其虛實然觀屢降指揮多取椿錢物則所謂當亦不妄臣職分戶房每見宣取數多實爲驚懼蓋今日民財竭盡既不在民則當在官而經費旣不可減用之又如此不節封椿家

計所儲正自不多若如此支用又將竭矣內帑旣虛封椿又竭國將奈何古者無三年之蓄猶曰國非其國而況虛竭如此豈細故哉臣職當論奏正以每降指揮必以恭奉三宮爲名故臣子不敢有言然而外議籍籍謂所取之錢多爲內廷浮費不過支散樂工賜予近幸日甚一日如此以江海實漏卮山林供野燒豈有紀極哉州縣上煎下迫不惟民不堪命吏不得息縣旣不可爲州亦無少寬監司例被督責版曹日憂不足椎剥疲民取其膏血百十之連動遭鞭撻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



沙豈不可痛哉今月十三日連有兩項錄黃其一曰令封樁庫支銀八萬兩會子二十萬貫赴內藏庫供納恭奉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使用陛下自正月一日行慶壽禮之後至今未曾再駕內外方日夜望鳴蹕之行既欲以錢糧爲恭請之用臣敢不書行又一日得旨令于封樁庫取金二萬兩銀五萬兩內藏庫送納此項實爲無名之費一日兩指揮前者則爲奉重親之用猶爲有名如後一項則爲不可府庫陛下之府庫微臣安敢方命誠願聖慈惻然與念毋以

生民膏血供無涯之費以固邦本以保宗社夫二萬之金五萬之銀在陛下富貴之極視之若不多以民間計之不知爲中人幾家之產細民幾萬之資州縣取之于民不知用多少筭筆竭多少資產輟多少衣食而後得此故拳拳爲陛下言之望俯鑒愚衷收還詔旨務爲節儉以益聖德以寬民力實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萬鐘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

臣仰惟陛下卽位以來求賢是急收召人物布滿班行



是以政事雖有闕遺而紀綱不致隳紊茲忽聞萬鐘爲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人已甚駭臣尤不遑鐘之爲人臣所深識性資浮薄舉止輕儇少有不檢之名老無自艾之意世居京邑日偶賤倡至今市井之間咸知姓字凡曰縉紳之彥鮮與交游重玷臺評難逃物議頃方屏處俄報召還何緣受知不使置散言者強顏就職固已可羞鐘乃先期入朝如恐不及復居卿列尚曰舊人謬廁從班實汗清選但工諧諛何以當吏筆之嚴僅習歌調何以代王言之重斷然不可衆所共知豈微臣視樊

噲恥與爲伍將有正士問元稹適從何來若陛下必用萬鐘則孤蹤謹避三舍議已出口安可同寅詞不逮心始陳大概敢祈睿斷亟寢誤恩況茲西掖之司下房最宥身當衆怨力拒斜封今欲使斯人在官是先與羣小爲地亟伸繳奏仰冀聽從重干天威恭俟嚴譴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攻媿集卷二十六

攻媿集卷二十九

宋樓鑰撰

奏議瑣闥 意言

繳馮輔之等轉官改易製造頭冠法服等並皆精緻幹辦御藥院馮輔之黃鑑吳

思忠李唐卿各轉一官內馮輔之吳思忠遙郡上轉行黃鑑階官上轉行李唐卿轉行遙郡

臣仰惟陛下即位之初憂勤抑畏臣子奉職朝廷清明海內欣快雖水潦為災歲事壞于垂成而人心不恐者以政事紀綱之可恃也茲奉聖旨以御藥院改易製造頭冠法服依淳熙十六年體例幹辦御藥院四人並特



與轉行一官臣誤蒙陛下擢寘瑣闥不敢不以愚忠仰圖報効臣竊惟歷代人主或出于幼沖不知爵賞之可重或強復自用不以法制爲當守又以嗜慾荒惑不能自克則左右近習之人乘時肆志引例破法惟其所欲外庭不能支吾則攀援僥倖馴致亂階者多矣陛下誕膺丕圖人心翕然詔書所至危疑之情卽日盡定蓋知陛下仁孝素著而務學爲急習熟世故親履時變反覆史傳之得失洞知小人之情狀無酒色之娛絕器玩之好專欲親近儒生講論經理此不世出之主也所望超

然遠覽削去弊蠹排抑僥倖振起紀綱惟祖宗故典是遵惟天下公議是取則太平之期可望今卽位纔及兩月而已復容受欺罔遽出橫恩以塞無厭之欲其何以示天下夫人主恃以立臣民之上者以紀綱爲急橫恩一出則是斜封墨敕自壞紀綱陛下心所備知目所親見凡可鑒可戒之事皆當深思切慮力自振拔豈應因仍舊例以黷初政近年以來每遇如此指揮臣僚無不繳駁率蒙依奏後雖製造頭冠法服轉行之人亦以繳奏終于回授而況于改易者乎今來馮輔之吳思忠竝



係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若于遙郡上轉行則皆爲防禦使黃鑑見係武功大夫遙郡承宣使若與階官上轉行則爲橫行右武大夫李唐卿見係武功大夫若與轉行遙郡則爲刺史夫武臣至于武功大夫則爲止法正如文臣之中大夫也武功大夫實歷七周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如文臣不爲侍從不得爲大中大夫二者皆有累數十年而不遷終身而不得轉凡有恩賞正許回授此一定之法也臣愚欲望睿斷將上項改易頭冠法服賞各與轉一官其礙止法

人竝與依條回授以昭名器之重以示天下之公以窒僥倖之門以光初政之大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隨龍講官等轉官

臣竊惟陛下龍飛御天凡舊日攀附之人均轉官資誠未爲過但以國家官冗至此已極而六年之間兩遇覃霈爵賞益濫嘗攷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勒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卽阼之初隨龍人



竝轉四官壽皇朝雖轉四官然兩官係用建儲恩併轉非專爲覃恩也太上皇朝四官之賞蓋是失于契勘陛下不以位爲樂不得已而後受臣于彭龜年黃由沈有開同在後省見其引義力辭其言至切心甚服之臣愚欲望睿斷檢照祖宗之舊典裁節近年之橫恩酌爲中制使隨龍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藩邸講堂官各轉一官以成舊僚辭寵之賢以示陛下不敢自比于祖父之意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不避素煩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戴勲除知閣門事

臣仰惟陛下龍飛御天潛藩舊人際千齡之會無不有攀附之幸矧如勲者服勞五年職爲內知聖心記存擢而用之誠未爲過然初除帶御器械臣僚以員數已足恐其濫額以啓倖門嘗具繳奏今奉使方歸自言閣門舍人今旣故除卽合解罷乞祠祿而遽以知閣處之則爲過矣始八月中臣寮之奏欲少俟他日有闕以頒成命得旨依已降指揮則是除目已定又曰候有闕日供職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可謂詳盡矣今乃猥以員數已



足欲從朝廷乞一外祠而遂得知閣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竊見壽皇卽位之初龍大淵曹覲在潛邸尤久亦止除御帶至次年春間大淵自樞密院副都承旨覲自御帶俱爲知閣時金安節周必大相與繳論甚切且謂二人攀附雖舊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奉聖旨罷劇就閒宜允衆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大淵別與差遣覲依舊帶御器械一時君臣之間如此其盛然猶其進不已恃寵弄權寢預政事貽害甚多太上皇初年譙熙載姜特立徑除知閣無有

論者公議深以爲惜然猶是太子春坊又非內知之比如勲本是士人素被眷知使事甫畢且當退靜以俟君命不應遽有此舉上則以御帶爲未足下則欲乞外祠以徼取其所欲如控囊然若遽以知閣處之則陛下之官非惟不足以厲世摩鈍亦不足以慰滿左右之意臣實憂之欲望睿慈深察愚忠追寢新命今譙令雍旣以持服未可仕宦勲則當用八月十九日聖旨候有關日供職或恐聖意念其未有職守卽乞如吳炎依蔡必勝例權差候有關日撥填庶得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讀

繳關禮張宗尹特與隨龍恩數

臣竊見前項指揮頗駭觀聽臣非敢故爲煩瀆實以隨龍恩數自來無有特與之法一開特與之門恐恩倖援來者無已陛下必有難處者伏覩淳熙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聖旨隨龍講官承受官可各轉四官以承受官厠于隨龍之數已非令典然猶不至如今日特與恩數之濫是時承受官係劉慶祖以無官可轉已于吏部陳乞回授今來關禮張宗尹若果係承授潛邸奏報兩殿文

字陛下念其有勞欲與以恩數乞照淳熙十六年指揮施行庶免開特與隨龍恩數之門以塞後來攀援之路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隨龍人轉官并王倓等八人恩數

臣近者論奏隨龍講官及曾任藩邸講堂官轉官事乞酌爲中制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講堂官各轉一官得旨依奏仰見陛下虛心應物從善如流臣不勝感涕有君如此何忍有懷而不言尋奉聖旨隨龍官吏諸色人軍兵等開具職位姓名可各轉四官資白身人與補保義



郎曾經藩邸應奉人可各轉四官資等臣緣未知前項講官處分未敢論奏今又準今月十日指揮依已得指揮官吏諸色人等轉官補官應干恩數等竝依淳熙十六年體例臣僚繳奏數內王倓八人十四日得旨王倓等內有官人轉兩官白身人與補承信郎陛下之不私舊人足以示大公于天下然臣猶未有盡其愚須至再瀆天聽臣前奏謂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勒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卽阼之初隨龍人

竝轉四官等事其理甚明今講官及曾任講堂官已蒙陛下依奏減半推恩則隨龍官例諸色人霍汝翼王德謙以下各與轉兩官白身人補承信郎曾任藩邸應奉人各與轉一官其王倓等八人照曾經藩邸應奉人推恩則事體輕重與講官等一體實爲允當陛下在位統業以天下爲憂身率以正無敢不服累年橫恩至此裁定天下必當稱誦聖明自此抑僥倖振紀綱惟聖意所尚朝政清明此其本也臣職在封駁苟有管見不敢避仇怨而負天子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鄭熙等免罪

後省看詳臨安府進士鄭熙等連三上書所言無禮奉聖旨並免罪

臣竊惟陛下卽位之初下詔求言章交公車來者甚衆後省被旨看詳雖未能徧其間議論剴切有補于政者猶未暇一一奏聞若鄭熙輩上書再三言寢不遜所乞幸建康事尤無足採得旨免罪仰見聖主寬宏之度然臣又有愚見不得不以奏聞古語有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以言求人曾未聞有所褒表而遽有免罪之旨不可以家諭戶曉必有輕議于下者況士人上書亦間有無稽之言甚于此者欲望聖慈益之如天若此等人一

切容之萬一有伏闕邀駕等事自有常規寘之有司以旨赦之庶全國體若因看詳而免罪臣等受謗而不足道恐非所以廣陛下之盛德也臣一日之間屢有論奏實非得已自非賜以矜察臣實無所逃罪如鄭熙等果有不遜之心免罪之後亦不能禁其妄發不若寢而不問靜以待之臣懷不自己犯分瀆煩無任戰懼之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蔣介除右監門衛中郎將

臣竊惟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選擇之遴不徒取



其勇力也近時環衛官閣門帶御器械等卽取武勇之士又參以才諳韜略文學之人誠有古意此國家之美事也如介以右科發身人物議論足以備環衛之列久在閣門得郡遠去陛下親擢稱此選臣亦喜朝廷用人之當除目之下卽已書行徐攷員額則尙有可議伏見初置環衛官以來三十餘年矣元以十員爲額實精其選內以嚴侍衛之職外以示將帥之儲今十員已足而又除介以介之才收置于員外無不可者特以遴選人才之地此門不可遽開一開此門權倖貴要便將攀援

而進予授苟濫則名器愈輕不可不慮也臣愚欲望聖慈別賜處分庶免攀援僥倖寢壞成法所有右監門衛中郎將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謙召試閣門舍人

臣竊惟武臣之召試閣門舍人與文臣召試館職無異必其人物才業足以厭服衆論不可以輕予也李顯忠稱號名將而有孫能以文學自好嘗名薦書陛下寵以召試宜矣臣初不知謙何等人攷其家世乃知其父師顏曾任建康府統制于紹熙四年七月十一日乞致仕



如此則謙之服父喪方踰小祥猶在服制中也在法小使臣遭父母喪只給假百日本非令典近方有臣僚論奏議更此法見今看詳況本法自有願持服之文正所以待孝子也謙爲小使臣固可用百日之制矣嘗獲文解則是願爲士人而不持父母喪可乎未除而經營召試欲玷清選則是冒哀求仕尤法之所不容也欲望睿斷追寢成命勒令歸持父喪俟服滿而後從仕觀其見識凡下亦不足以辱召試之寵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劉詢帶行遙刺

臣照對劉詢兩任簿書官合轉兩官酬賞得旨依劉堯咨趙友仁例特與轉行遙郡刺史臣竊攷之劉堯咨淳熙六年以武功大夫奉使回程特授榮州刺史則是以奉使恩而轉遙郡非以簿書之賞也至八年始以簿書任滿賞特授忠州團練使趙友仁淳熙四年以在殿陛日久應奉有勞將兩任簿書任滿轉兩官恩例特典轉行遙郡刺史此詢所引之例也臣攷之成法武功大夫爲武臣止法今來雖有趙友仁例緣友仁係在淳熙四年至淳熙十六年太上皇帝卽位之初所降指揮竝不



許以泛賞遷轉止依條法施行自此以後凡所以泛賞引例轉遙郡橫行者皆許繳駁或吏部執奏終于回授而後已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寢罷劉詢帶行遙刺指揮令與依條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王涇等放令逐便

臣伏覩上件指揮竊惟陛下聖孝仰奉三宮以涇等皆醫官舊人故許逐便以備使令然四人之貶罪有輕重未易以一概論也方高宗升遐之初涇追兩官勒停一千里外州軍編管馬希古追兩官勒停五百里外編管

後省臣僚獨論涇之罪不容誅以其輕脫縱肆所用之藥不依方書不隨病證率意自任致此禍變人人憤鬱恨不食其肉罪大責輕縱未置死地乞斷配以副衆心有旨王涇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牢城收管紹興三年正月指揮周昭應奉醫藥不謹除名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刺配瓊州牢城永不放還臣愚竊謂壽皇盡孝執禮不勝創鉅痛深之心故處涇之罪僅恕其死而已太上皇帝之怨周昭行道之人多知其故含怒蓄憤以致違豫者久之竄之海外聖意



可知在今日雖經赦宥不應遽使之齒于平民臣以爲馬希古尚可恕也王涇周昭之罪不可恕也欲望睿旨將王涇周昭逐便指揮特賜追寢毋致失刑以累初政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醫官鄭至達改風科入內內宿

臣聞有國有家者立法定制使有司守之有司不能守則君上當治其廢法之罪若徇一夫之請越法自便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開僥倖之門以來無涯之請則法令俱成無用矣醫雖曰伎

然先王之所甚重矧國家禁廷之所用上奉三宮所宜精擇元豐之法選保試補其制甚嚴政和少變宣和又申嚴之俾竝依元豐法雖奉特旨傳宣宣押等仰醫局執奏不行可謂詳盡矣臣在後省所當遵執實緣年來繳奏多急于大者而以此等猶爲細事亦間有書行自知其非今朝政清明凡僥倖廢法之事遇之輒論陛下俯從如響則在臣尤不敢忽所有鄭至達特改風科與差入內內宿其于法制不可行者二而事體之大不可者一臣敢陳之揆以宣和執奏之法一不可也又乾道



三年指揮內宿風科醫官以二員爲額見今溢額人且令依舊今後並不作闕差人二不可也是二不可者翰林院醫官局能執奏以爲不可而聖旨特依今來指揮則是臣所謂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此于事體所繫尤重自此苟有勢援之人皆視法令爲甚輕悉以特旨衝之則舊法幾于無用矣此臣所謂事體之大者也臣不識鄭至達爲何人伎藝之精否攷之案牘則累經繳奏淳熙十二年爲德壽宮醫官有勞特與免試驗供職差入內內宿淳熙十三年又

爲醫藥有勞差充德壽宮祇應皆爲醫官局執奏奉聖旨特依今來指揮皆爲臣僚繳奏而罷不知懲創又圖特旨以破舊法則其人頑狡可知況內宿風科醫官旣以二員爲額目今已有員至達又在三人之外又聞大方脈以七員爲額正緣干求不止已是濫額數員可見冗濫今若不行止遏恐來者不已是醫官局能執法守而舊法日以寢廢臣等反失其職矣是以冒昧歷歷言之欲望睿斷追寢特旨庶使僥倖攀援之人自此帖息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謝淵請給全支本色

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閣謝淵爲皇太后親弟請給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給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瓚吳琚同爲太皇太后親姪同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瓚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太上皇爲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爲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于再三論奏而

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瓚在紹興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者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攀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瓚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爲請者一切以定制絕之旣以杜僥倖之門于節用之政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傳昌朝改差幹辦皇城司



臣竊惟皇城司之職不為輕選臣不知傅昌朝為何人第以名簿籍攷之淳熙十年天申聖節皇后合得蔭補恩澤將一名回授與本閣進奉白身傅昌朝補承信郎昌朝所謂之官雖元係親屬恩澤而補官之日明言以親屬恩澤回授與主管進奉之人即顯得本非親屬而主管進奉止係一時非泛補授故頃以親屬賞典轉官先經之部告示後有給舍繳駁皆謂依元降指揮止合轉至訓武郎止不曾施行至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云皇太后親姪女夫傅昌朝偶用本殿捧香恩澤補官

特與依親屬補授出官施行見今吏部申明朝廷未曾轉行武翼郎夫覃恩轉官以千萬數獨昌朝未得放行蓋其出身猶未明白也若止是一時非泛出身其得閣職已是過當難以遽當皇城司之選況昌朝見待幹辦軍頭司猶未赴上臣愚欲望聖慈收上前項皇城司除目俟朝廷取見出身明白放行本人轉過武翼郎然後授之未為晚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氏等依宮人例支破請給

成國信國崇國三夫人李氏等係太

上皇后親屬依宮人例支請



臣竊惟國家賦祿俱有條式不可紊也紹興元年士歆妻梁氏支給臣僚繳奏謂一命婦之請給事體雖若細微然倖門一開攀援者衆蟻穴之不塞可以潰隄遂蒙寢罷夫以士歆爲宗室大老其妻一有干請猶爲之遽止今無故而給三人尤爲無名吳琚爲太皇太后之親姪謝淵爲皇太后之親弟其請支真俸陛下不以私害公悉從繳奏而止李氏三人因緣戚里不從夫爵得授國封已爲幸矣若更依宮人祿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僥冒益甚檢照內國夫人例一人每歲約計錢近二千

錢致純校

緡銀一百五十兩米四十五石綾一百二十五疋羅三十餘疋絹六百疋綿四百兩況一日而併與三人其蠹耗可知陛下恭儉節用爲天下先中外方且冀望裁抑內庭用度以紓國力若遽開倖門自此攀援日至何以杜絕臣愚欲望聖慈收還上項指揮以塞戚里無厭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攻媿集卷二十九

攻媿集卷三十

宋

樓

鑰

撰

奏議

瑣闥  
春言

繳朱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臣仰惟仁宗皇帝聖度如天御史唐介以言事得罪貶  
春州別駕明日中悔命改英州已處之善地矣又明日  
用其言罷文彥博而遣中使護介之行未幾遂復召用  
此所以為慶歷之盛臣觀陛下容納直言改過不吝無  
愧仁皇朱熹始除宮祠深駭觀聽物論紛紛已而聞仍



次對之旨則知聖意之已回臣寮繳奏又加寶文之職而與州郡則聖意又愈釋然矣臣雖已論奏茲益進其愚陛下本以閔其耆老當此甚寒不欲使之立講欲望聖慈授以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如此則君臣之道終始周盡熹之難進易退陛下素知顧豈以加職為寵惟陛下待以恩意亟使留行進之以禮則熹雖已去猶未出畫可以留矣臣苟有愚見不敢不盡伏冀垂聽而採用之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祧廟事

御史中丞謝深甫等奏集議祧廟事乞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奉聖旨恭依

臣竊惟宗廟重事非可輕議雖議禮之家古稱聚訟然在上之人所以擇之者如何爾凡事固當從眾要以不專視議者之眾寡惟其是而已矣本朝自開國以來立四親廟之後凡宗廟之事據經守正本無可議治平末年英宗祔廟僖祖親盡遷之夾室而順祖遂居第一室天下無可議者蓋僖祖之遷夾室于禮為順太廟者宋之太廟非以第一室為主也自王安石異論奉僖祖已遷之主復入第一室正東嚮而議論始紛紛至今神宗祔廟翼祖遂遷亦禮之宜也蔡京用事專務紹述熙寧



之政又唱九廟之制復奉翼祖已遷之主入廟當時詔書明言自我作古可見無所經據若太祖東嚮之議自熙寧以來議者不知其幾至陛下而始定甚盛舉也此事既定遂又議僖祖宣祖祧主所歸攷之于禮經計之以治平故事止合竝遷夾室如順祖翼祖之制正緣熙寧之後推尊僖祖已久又紛然有不當使僖祖下祔子孫之說故衆議中制取唐柳冕之言創爲別廟二事皆已得聖旨恭依矣豈應更有異議比聞朱熹曾入文字未蒙降出臣輩無由辨正是否忽又得旨恭依臺諫之

奏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則是止祧宣祖而祔孝宗所謂太祖東嚮之禮又復寢而不行臣實惶駭竊謂如此重事陛下再降旨恭依今忽以數語而改之行之四方實惑衆聽臣未深辨欲望降出朱熹劄子庶見得有所據依者何事果能使中外心悅而誠服則改之未晚若如今日所行則宗廟重事議已定而復搖重事反輕非所以示中外如臣淺陋何足以預議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以畏避而不言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李氏等依宮人請給

臣近者繳奏李氏國夫人三人請給事伏準御筆可依皇太后妹嘉國夫人例特與書行仰見陛下尊奉太上皇后念三女兒之意故有上項指揮臣豈應不承威命竊惟封駁之地以出納爲職君命之出從而出之豈不順便惟知其不可而納之是爲舉職況一事之僥倖從之亦未甚害所可慮者倖門一開便以爲例援例而進得之者不以爲恩不得者遂以爲怨此喉舌之地所以必爭正恐其攀援而不已也嘉國夫人淳熙四年初支

俸給一時有司失于爭執開此倖門李氏三人遂援此例初失于一今有其三三人旣行則後之攀援者又不知其幾凡曰后族姊妹得之則兄弟之婦援之兄弟之子婦又將援之不知何時而已乎況今日國力甚屈不惟不可以望承平之時比之紹興旣不可及雖欲比之淳熙比之紹熙亦不大舛今歲遭壽皇之大喪遣金國之信使固已不勝其費而天時如此救荒不暇朝廷傾費以爲民民之受實惠者無緣得徧饑疫可指日而俟盜賊所在而萌芽凜乎可懼之時陛下惟當躬率儉素



橫恩濫予損之又損猶恐不逮安可聽戚里之無厭援  
不得當之舊例不思以義斷恩如此之類侵尋不已何  
以善後臣是以輒忘忌諱再瀆天聰伏望聖慈終賜寢  
罷如聖意深念從母母寧別予之財太上皇帝以吳琚  
不得真俸遂賜之錢庶可全肺腑之恩而不廢天下之  
法更取聖裁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毛伯益轉行遙刺

臣仰惟陛下嗣服之初愛惜名器間有出于左右求請  
或竝緣賞典或引用近例或出于三宮之親屬苟戾于

法有司執奏無不垂聽故朝廷清明可望治效近有李  
革以應奉有勞由副尉而轉承信郎亦不可不論正以  
事體至微不敢瀆冒天聽今忽來有上項指揮毛伯益  
者知其爲內侍不知有何因緣直以職事宣榮理宜優  
異與轉遙郡刺史實駭公論夫以內侍甚衆遙郡至嚴  
有以賞典等事遷轉者猶不可行指揮再三終于回授  
而況全無來歷內庭趨走安得言勞便嬖使令豈應優  
異若此門一開凡有無厭之求陛下遽與施行而臣等  
又不能繳奏則遙郡不已便圖正任正任不已廉車留



務以致節鉞何厭之有如此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紀綱將遂蕩然何以爲國自來內侍求請遷轉屢經繳駁皆有一二可言蓋未有如今日指揮僥濫太甚臣是以尤不得論欲望聖斷追寢上件指揮推究伯益無故僥求上罔聖聰之罪特賜黜責以懲其餘庶幾自此可以少戢此曹不致過有踰分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重華宮官吏諸色人等及五年推恩轉官

臣仰惟陛下欽事三宮務盡孝道重華宮一行官吏等

人用德壽宮故事服勞五年例轉一官資前此方以推恩爲遲今幸舉行故典本不當有言然臣有愚見如醫官及礙止法人二項不容不論醫官久饗廩祿竊取寵榮本是庸人僥倖在選壽皇違豫之久中外日伺脈狀以候康復而其詞不倫固已憂慮一旦彌留無不憤痛雖其罪不至如王涇之甚亦以一時多事未嘗明正典刑六月二十三日奉太皇太后聖旨醫官大方脈蔚仲堅郭儀李九齡瘡腫科王懋陳世安口齒科俞時雍竝罷重華宮祇應此蓋太皇太后明知其醫藥狀而至仁



覆露不欲加罪止從罷遣後至八月間因臺官論奏郭儀李九齡蔚仲堅輩庸繆之罪其言某輩則非止此三人也尋得旨僅降三人者一官未幾至十月初王良佐李九齡郭儀又以應奉太上皇帝醫藥有勞而轉官矣其僥倖已甚皆不復論其于重華醫藥失職如此不至嚴譴已爲厚幸安得一例皆與轉官之賞乎其醫官已經降官及罷祇應之人乞更不推恩武臣及內侍等礙止法人數目不少若盡與轉行實爲太濫正引乾道二年之制隱下後來卽次指揮致有今日施行欲乞竝照

淳熙八年七月指揮回授其指揮使以下礙止法人亦乞照前項指揮依條施行其他人數猥衆官掖事嚴臣不能一一究知其顯然可論者如此欲望明照三省樞密院及所屬曹部照應逐次指揮及臣所奏二項事理仔細開具施行庶幾實有勞效者不至遺失僥濫太甚者稍得樽節其于愛惜名器之朝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陸彥端將覃恩竝解帶各轉一官恩例特與階官上轉行一官



臣待罪東臺論奏固多皆是爲陛下愛惜名器節省財用排抑僥倖以存國家之紀綱若礙止法人或轉橫行或轉遙刺二事尤當固執一失職守來者無窮不可復爲矣陸彥端事太上皇帝爲隨龍人衆所知以隨龍之故超授官爵不爲少矣若縱其無厭之求則何時而已耶比者太上皇后歸謁家廟彥端于武功大夫併轉遙郡兩宮臣寮繳奏三次以一時人衆太上皇帝聖旨其他礙止法人竝從所請時令與三人者轉行彥端其一也是以一日隨行之勞而轉與二十年磨勘之官矣

去年八月又以睿思殿內東門司等歷過日月并使人到闕等泛賞乞于遙郡上轉行後省察見其月日皆是重疊引用繳奏三次乞令吏部契勘年月遂寢而不行今又有此請夫覃恩轉官解帶轉官使其不礙止法則當循序而進何待特旨正以二者皆是泛賞礙止法人不可用故疊以二者冒于天聽又欲于階官上轉行則是以礙止法不可用之賞而轉右武大夫其爲壞祖宗成法尤甚臣是以不得不論欲望聖斷察其情狀追寢上件指揮庶使退聽且以塞後來無窮之請臣載惟陛



下初政猶未及半仁恩隆寬左右近習戚里之衆干請  
 恩倖瀆紊聖聽動勞特旨臣愚駁論雖荷矜從更乞奮  
 威斷擇其干請太甚者有以懲戒之則朝廷益清紀綱  
 不索尤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成立帶行遙刺

御前忠佐成立該登寶位合轉  
 四宮內兩資轉馬步軍都軍頭

外兩資轉特與帶行遙郡刺史諸  
 般請給等並依周典體例支賜

臣竊惟國家名器之重在今日尤宜謹守引例破法之  
 弊在今日尤宜痛革臣待罪瑣闥頃者屢有駁奏不敢  
 顧恤仰惟陛下恭垂明聽從善如流近來方得小定忽

準前項指揮又不容已者御前忠佐止有六資曰步軍  
 副都軍頭馬軍副都軍頭步軍都軍頭馬軍都軍頭馬  
 步軍副都軍頭馬步軍都軍頭六資之外無法可以選  
 補其轉行遙郡刺史者蓋橫恩也武臣轉至武功大夫  
 爲止法非有軍功等不許轉行而況此乎歷攷太上皇  
 帝在位六年放行忠佐轉行者才二人然皆有迹可攷  
 周興以馬軍都軍頭轉行尤在紹興二年七月是時太  
 上皇帝卽位已三年矣至十月又以陸安爲之中書後  
 省繳奏而止紹熙三年四月又有指揮又以門下後省



繳奏而止且以周興之轉行是有司失于執奏者直至  
紹熙四年再與而再繳至勤御筆以其久在潛邸應奉  
有勞特與轉遙刺時方多事因遂放行蓋亦三經繳奏  
不得已而後行非苟然得之也今可援爲例乎況陸安  
在太上潛藩隨龍應奉餘三十年錄其久勞猶艱難如  
此陛下卽位未久若成立引例破法六資猶未曾轉滿  
徑以四資之恩超授遙刺則今之爲忠佐者又援此例  
而進不可遽止名器愈濫矣陸安援周興之例止言請  
給而不及大禮支賜進狀下戶部本部執奏而不行今

成立破法所乞指揮則又全備以此知祈恩僥倖之人  
宛轉攀援無時而已欲望聖斷特賜詳酌其以兩資轉  
至馬步軍都軍頭者法也則令有司照條格施行其餘  
兩資則與寢罷塞倖門而守舊法實爲允當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讀

再繳成立帶行遙刺

臣近者繳奏隨龍御前忠佐成立帶行遙郡刺史奉聖  
旨兩該隨龍可特與書行天威所臨卽合承命然詳究  
事體輕重寧受一夫之怨不敢廢陛下紀綱寧被方命



之罪不敢變有司法守也陛下明知帶行遙郡刺史為  
 僥倖又知兩朝隨龍忠佐人眾恐開倖門以成立兩該  
 隨龍故令特與書行庶使餘人退聽臣略攷之太上皇  
 帝隨龍人有兵級八十八人內吳翊等十餘人又在陛  
 下隨龍人數如此則未問其餘名色只就成立本等人  
 數內兩該隨龍已有十餘人若成立帶行則此十餘人  
 者必將援例而進不若杜之于初則來者自然絕望一  
 開其端僥求日滋縱之則名器愈輕賜予益濫止之則  
 或得或否不惟無以服其心多方營求不與不已煩瀆

天聽陛下將自厭之臣愚欲望睿斷寢罷上件指揮以  
 塞僥倖之路況陛下即位未久如此等事但當一切止  
 絕若初年不難于發端後省不得而繳論誠恐國家爵  
 賞有限不足以塞此曹無窮之請為害愈甚矣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讀

繳韓侂胄轉一官彭龜年除職與郡

同中書舍人  
林大中。韓

侂胄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宮  
觀彭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

臣等今月初九日竊聞吏部侍郎彭龜年內殿奏事退  
 而居家待罪不知其由已而又聞知閣門事韓侂胄見



求祠祿方有傳聞謂龜年論侂冑甚切故皆不自安然而不知所論者何事也今有上項指揮則知傳聞之不謬龜年以侍郎得次對與郡侂冑解閣門及都承旨職事轉一官內祠有以見陛下之處事不失一偏然臣等愚忠猶有當言者陛下自在嘉邸眷禮僚舊一旦龍飛不惟寵以爵秩延見訪問幾無虛日天下不以為私而服陛下好賢篤舊之德不謂三數月間所謂五人者黃裳遽成長往黃由尋遭外艱沈有開陳傅良相繼論罷惟龜年一人猶在從列經筵又其賦性伉直論事不回

尤蒙眷獎必其懷不自已盡言無隱今又去之則陛下之舊寮無遺不惟傷伐木之義而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尤害政體此臣等所以重惜也知閣門事及都承旨皆武臣之高選陛下不難于侂冑之罷可謂英斷然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位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之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同去者遂遠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人言籍籍尚以為不平臣等欲望睿慈更加詳處或留龜年于經筵則可以不失講讀之舊若其不然則命侂冑以外祠



或予以外任事體適平人亦無可言者如龜年之賢陛下素知顧豈遂將終棄後日召用正自未晚然目前處事貴于得宜臣等誠恐指揮一出難于反汗故敢罄竭愚慮以俟採擇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再繳韓侂胄彭龜年

聖旨彭龜年除職與郡已是優異韓侂胄初無過尤屢求

間退罷職奉祠亦不為過竝依已降指揮

臣等昨繳論彭龜年韓侂胄事得旨令竝依已降指揮施行臣等何敢不承君命然二人者事既相關須當適平龜年以真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

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君之誠心不顧其身以進忠言豈為過乎臣等區區不敢更留龜年在龜年進退之義亦不可復留但直臣去國公議為之歎息恐自此無敢有為陛下出力論事者矣龜年既以決去侂胄難以獨留欲望聖慈俯從臣等所奏予侂胄以外任或奉外祠以均事體以慰公議不勝幸甚再犯天威無任震懼伏惟陛下裁幸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亦殺黃且等未效書歸

公歸不無恐甚再罪天友無自委斷力對聖不效等飛

孫曰穆爾凌守節肯以快封海奉後嗣以凶毒難心慈

論事善矣雖半猶以先主節自難以圖留為聖聖慈麻

直望去國公歸魚之機思恐自此無類自願望不出

國歸不類更留歸守節半數恐之難亦不可更留自

出于愛臣公始心不勝其力以聖心言其難圖乎

攻媿集卷三十





程